

星期文库

“古人的智慧故事”系列之五

吕夷简智撤监军

张燕峰

宋仁宗年间,西部边疆的烽烟骤然燃起。大将刘平率军在三川口(今陕西延安西北)与西夏铁骑展开殊死鏖战,乱军之中,他身中流矢,左耳与右腿先后被射伤,鲜血浸透铠甲,宋军的士气也随之大挫。监军宦官黄德和吓得魂飞魄散,全然不顾军中主帅与将士安危,带着亲信部下仓皇逃窜。主帅负伤、监军遁走,宋军阵脚瞬间大乱,刘平强忍伤痛,奋力收拢残部抵抗,终因寡不敌众,被西夏军俘获,这位铁血将领宁死不屈,最终壮烈殉国。

消息传回京城,朝野上下一片哗然。大臣们群情激愤,纷纷将战败的罪责直指“宦官监军”这一制度——这些宦官自幼长于深宫,对行军布阵一窍不通,却手握监督权,处处对主帅指手画脚、掣肘制衡,最终酿成惨败、痛失良将。

宋仁宗又气又急,当即下令诛杀临阵脱逃的监军黄德和。众臣见状,趁热打铁,恳请仁宗彻底废除监军制度。仁宗看着群情激昂的大臣,又顾虑宦官群体的势力,一时陷入两难境地,犹豫不决间,便转头询问宰相吕夷简:“爱卿,此事你怎么看?”

吕夷简心中早已盘算妥当:杀一个黄德和易如反掌,可遍布各路军营的监军仍在,若强行将他们全部撤换,必然招致宦官集团的怨恨。思虑至此,他面上不动声色,反而轻描淡写地说道:“皇上莫急。宦官监军不必撤掉,只需挑选忠厚谨慎、懂分寸的宦官任职便是。”

仁宗本就对废除制度心存顾虑,听闻此言顿时松了口气,顺势说道:“那此事便交爱卿全权办理。”

吕夷简缓缓摇头,神色凝重地说:“皇上,这可万万使不得。老臣身为待罪宰相(“待罪”是古代大臣的自谦语),平日与宦官群体毫无往来,怎知他们谁贤谁愚、能否胜任?依老臣之见,不如命都知、押班前去举荐——这二位乃是宦官系统的核心首领,执掌宫廷供奉与机要差遣,对下属品性才干最为了解。在他们举荐时,更要立下规矩:若他们举荐的监军不称其职,日后出了差错,举荐者与监军同罪,一并追责。”

仁宗闻言连连颌首:“还是爱卿想得周全!有了‘同罪’的约束,料都知、押班定然不敢徇私舞弊,更不会胡乱举荐庸碌之辈了。”

果不其然,次日一早,都知与押班便主动入宫,在仁宗面前叩首请命,恳请撤销他们此前推举的所有监军宦官。

原来,二人回去后一盘算,举荐监军本就无半分益处,反倒自己要承担连带责任,稍有不慎便会引火烧身,倒不如主动请撤,反倒能保全自身。

就这样,一个困扰朝堂的棘手难题,被吕夷简以四两拨千斤之法,轻而易举地化解了。

老年糕就是“尺”

明前茶

与乒乓球的发球招式,老婆婆和侄媳妇说做家务的窍门,逛园林的见闻,还有,怎样处理老年大学里暗流涌动的人际关系……在火钳上发出轻微焦香的老年糕是神奇的媒介,可让儿孙辈从匆忙中走出来,变成一个老底子的大家庭成员,变成一个慢节奏的赤子。

老年糕如何顺畅地消耗,也是一把“尺”。对老人家来说,能否将排长队买来的年糕送出去,丈量出他们在大家族中的人缘;而对获得赠予的中年人来说,那拜年得来的年糕,能否顺利消耗,不但丈量出自己的肠胃是否康健,血糖指标是否正常,也间接地丈量出儿女成年后,是否还愿守着炭炉,与父母一同吃质朴无华的老年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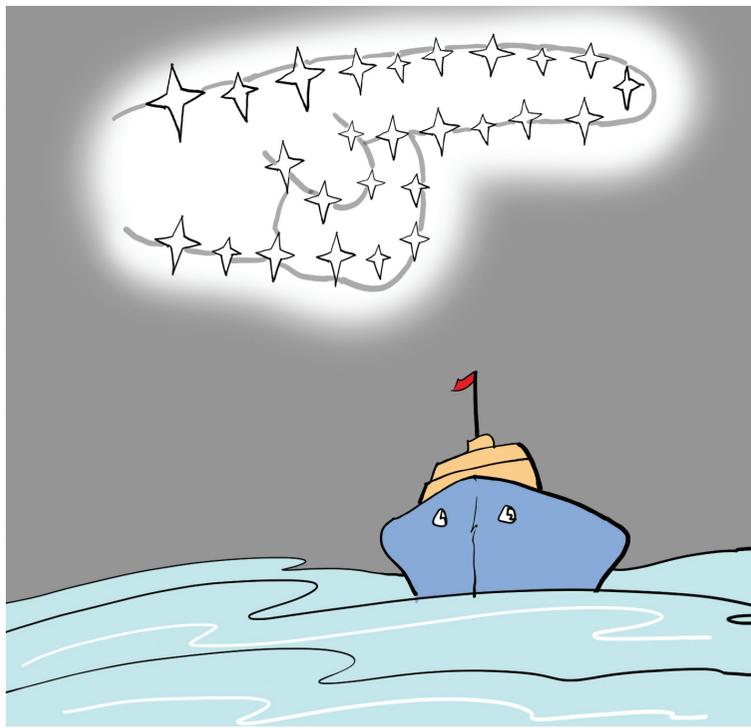
以同事小张举例,今年,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家,就听妈妈在视频中提起,他上初中时的趣事:“我下班回来,清点养在小水缸里的年糕,吓了一跳,你和三个打篮球的小伙伴,当天中午吃掉了5条年糕。那一晚,我很担心你们这些孩子撑坏……”

小张有点不耐烦,打断妈妈的回

忆:“为何每年总要提这事?”妈妈停了停,有点答非所问:“年糕如今都消耗不动了,转眼你也29岁了……”

小张被这句突如其来的感慨戳中了,无数有关老年糕的回忆,像灰白相间的飞鸟倾泻而下,啄醒了小张,让他突然心生惭愧。爷爷与外公已经去世,奶奶和外婆分别被大伯和二姨接去昆明和北京养老,自己又去了外地工作,爸妈逢年过节也冷清多了。思量到此,他忽然意识到,那消耗不掉的老年糕,总是积累在爸妈心头的沉甸甸的寂寞,那么,过年时的朋友聚会,何不放在自家的客厅里呢?妈妈早就准备好炭盆,总想着能在家吃上铜锅炖菜、涮火锅,东西都是现成的,年糕也买回来了,到时候只要把窗户开条缝,散散炭气,就可以享用火钳烤年糕的滋味了。

多少年来,他一心只想朝外走,与朋友们待在一起,现在,他终于有了这回头一瞥:父母老了,他们对儿女的期盼,就像稚子当年对他们一样。既然已经回家,为什么不趁着这点时光,把父母也纳入自己的交往圈呢?只要把朋友们约来家中,或者让他们干脆把父母也带来。大家吃着烤年糕,喝着茶,天南地北的回忆像河流一样流淌,那些长辈在场的一点点不自在,也会烟消云散的吧。



●百草园

理想

于昌伟

理想如星辰——即使我们永不能触及,但我们可像航海者一样,借星光的位置航行。

墨痕与心迹

安扬

顿悟:那“立”住的,何尝不是一颗在时光中渴望定锚的心,那“金石”镌刻的,又何尝不是将易逝的情思凝为不朽姿态的意韵。

在写作和书法的双重加持下,感

觉生命的天平获得了微妙而珍贵的配重。写作时,自己是喷薄的火山;临帖时,又成蓄水的深潭。火山赋予深潭以地热与矿质,深潭则回报火山以倒影与沉静。

墨痕是心迹的琥珀,在缓缓涩行的隶书中,我辨认着自己灵魂的另一面——以写作为翅,向云霄之上探问;以笔墨为根,往大地深处寻脉。在飞翔与沉潜之间,拓印一个属于自己的、完整且从容的坐标……

进入腊月,糕团店门口就排起长龙,排队人九成是买老年糕的婆婆阿姨们,大家都识趣地背着双肩包,因为这些年糕刚背上右肩,就因为过于沉重且受力不均,一屁股坐倒的老婆婆。吃一堑长一智,谁都不想驮起年糕的那一刹那扭了腰。

糕团店早早贴出告示,用端正的小楷写道:“每人限购10条年糕,若营业员见到年迈体弱的老人家,有权优先售货给他,请大家互相礼让。”

一到买老年糕的时节,整个糕团店都笼罩在白花花的蒸汽中,就好像《西游记》里的神仙要出天庭。早上8点,上千条新做的年糕被抬进来,蓄势待发。老年糕通常只有3种,白糖年糕、红糖年糕和豆沙年糕,敦敦实实如一方城砖。营业员戴着口罩和袖套,从年糕垛子上掰下一条又一条的年糕,给顾客装上。遇到那些比定额少买几条年糕的客人,营业员会难得地露出赞许的笑容,她大声回应道:“聪明人,买这么多干啥?要是时间长了没人吃,年糕总要发霉或开裂,最后丢了,不是浪费我们做糕师傅的体力吗?我们师傅这十几天每天凌晨3点半就来上班了……”顾客讪讪赔笑,似乎所有的人都默认:做事不惜力的店家,脾气坏一些是应该的。

没错,这一条条敦敦实实的年糕,仿佛一把“尺”,在农历新年将临之际,丈量出大家过年的精气神、糕团店的动员能力、做糕师傅和营业员的连续作战能力,更丈量出那些婆婆公公们是否排得动队,背得动十条年糕回家,以及是否应对得了小辈的轮番拜年。

老年糕是正月里的硬通货,本地习俗,晚辈们给远房的姑婆、姨婆们拜年,老人家都不给压岁钱的,老人们退休早,退休金低,或者当了家庭主妇一辈子,年迈时还要靠儿女赡养,可她们的礼数一定是周全的,所有来拜年的小辈,一定要给两条年糕和包冰糖,寓意甜甜蜜蜜、步步高升。头一个前来拜年的小辈,老人一定要留下吃炭烤年糕,识趣的人都不会谢绝。生一个烤火的小炉子,放一个擦拭干净的火钳。张开的火钳,如一个长长的V字,切好的年糕片就整齐地平铺其上,炭火温和,年糕逐渐在表面鼓起焦黄的小泡,外皮有焦香,内里是半流心的暖糯,带一点淡淡的炭火味,味道最是清甜纯净。

炭火炉上的年糕,让登门拜年这件事,成了深入心底的抚慰。烤年糕片配上茶水,外面是水乡独有的轻舟小桥,黛瓦粉墙,一家人说着闲话,尤其可以感受到灯火可亲,人间安详。须发皆白的老公公与小辈说国际形势

临帖已逾半年。当手指握住笔杆,笔锋行于纸面,所有的喧嚣似在一瞬间降噪,世界如被收敛进这方寸的“道场”。蚕头燕尾、一波三折、提按顿挫不再是简单的笔画和行笔,而成为一种自然的呼吸。墨汁与宣纸接触时的“沙沙”细响,恰似深谷接纳细雨。

老师教导说,写隶书时笔锋要“立”起来,中锋行笔,才会有“金石气”。初学时不懂此理而只求形似,眼下有所